

文選卷第二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詠史

王仲宣詠史詩一首

曹子建三良詩一首

左太冲詠史詩八首

張景陽詠史詩一首

盧子諒覽古詩一首

射宣帝張子房詩一首

房延年采芝詩一首

五君詠五首

鮑明遠詠史詩一首

虞子陽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百一

應休璉百一詩一首

遊仙

何劭祖游仙詩一首

郭景純游仙詩七首

詠史

詠史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

向曰謂覽史書諒其行事得失或自寄情焉曹公好以記事誅殺賢良榮故託言秦穆公殺三

良自殉以諷之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

善本作共所知事人所知之

翰曰從死曰殉古無此善曰禮記曰陳乾昔寢疾

屬其子曰如我死使吾二婢子夾我乾昔死其子曰殉葬非禮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以人從葬為殉鵠冠子曰達人大觀

秦穆殺三良昔

善本作哉空爾為

齊曰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臣故無益徒彰非禮故云空爾為善曰左氏

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毛萇詩傳曰三良三善臣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鄭玄禮記注曰爾語助也結

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

音資良曰九仕曰結髮訾量也言無量也善曰漢書曰霍光以結髮內侍又王生謂蓋

寬饒曰用不訾之軀良信也賈逵國語注曰訾量也

臨沒要平之死焉得不相隨事女子當門

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頰

古麻赤美悲切銑曰穴墓門綆摩皆

繩索 善曰劉德漢書注曰黃鳥哀三良也詩刺秦穆公要之從死垂一也也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莫立曰穴謂塚壙也說文曰縋級井縋也縋也 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用也 善曰說文曰劇甚也包咸論語注曰施行也 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 濟曰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不維此奄息百夫之特鄭玄曰百夫之中最雄俊者也漢書項羽謂樊噲曰壯士也毛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王逸楚辭注曰虧歇也 善曰毛詩曰

三良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良曰亦詠史也義與前詩同植被文帝責黜意者是悔不隨武帝死而託是詩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

銑曰植自言功名不可強為而致也唯忠義我可安之 善曰言功立不由於己故

不可為也呂氏春秋曰功名之立天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今問也 孝經注曰死君之難為盡忠諫法曰能制命曰義我謂三良也

秦穆先下

世三臣皆自殘

向曰殘殺也 善曰列女傳柳下惠妻誄曰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吁嗟惜哉乃下世今賈逵國語注曰沒身為

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

平聲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魯穆與群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

死共此哀奄息等許

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攬

善木

涕登

君墓臨穴仰天歎

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

翰曰墓中

其懷鄭玄曰穴謂塚墳也

長夜冥冥暗泉

善曰說文曰捐棄也楚辭曰美人兮攬涕而吟臨穴已見上文說文曰歎太息也李陵詩曰嚴父惜長夜慈母去中堂東觀漢記卽太丘報

鄧閭曰長歸冥冥往而不反

黃鳥爲悲鳴哀哉傷肺肝

濟曰黃鳥哀三良詩也傷肺肝悲之至也

善曰禮記曰親始死惻怛之心傷腎乾肝焦肺古歌曰大憂摧人肺肝心

詠史詩八首

五言

左太冲

向曰是詩之意多以喻已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群書

良曰蓋思自屬矣弱冠年二十也柔翰筆也卓犖特達也善曰禮記曰

人生二丁曰弱冠王粲車渠賦曰授柔翰以作賦孔融薦禰衡表著論准曰英才卓犖與年同班固後書司馬遷贊曰劉向雄才大略著論准

過秦作賦擬子虛

翰曰賈誼作過秦論言為想如

邊城苦鳴鏑

羽檄飛京都

銑曰鳴鏑矢名羽檄徵兵之書

善曰長楊賦曰永無邊

也如今鳴箭也漢書高祖

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

子余反向

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

善曰尚書曰善教乃甲

冑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字之苗裔也齊景公

以為將軍將兵打燕晉之師其後田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

之法而諸侯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曰司馬

穰苴

兵法

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

翰曰時吳未平臨風長嘯若無東

曰臨深水而長嘯王逸楚辭

鈐力貴一割夢想騁良圖

濟曰以鈐為

注曰激感也東吳謂孫氏也

不可再用言願當一割之任奮策於敵國也

善曰東觀漢記班超

澄江湖右盼

定羌胡

良曰眴盼皆視也左澄江湖謂取吳右定羌胡謂

言曰澄清也馬融論

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銑曰此思之志也

語注曰盼動目貌

善曰廣雅曰眴視也方

善

口漢書曰鄼食其長揖不拜毛詩曰中田有廬漢書疏廣曰吾自有舊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

銑曰鬱鬱茂美兒離離輕細兒善曰古詩曰鬱鬱園中柳毛萇詩傳曰離離

垂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

僚

濟曰彼謂山苗喻世胄此謂澗松喻英俊善曰史記魏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七發曰高百尺而無枝韓詩內傳曰所以為世子何言世世不絕

孔安國尚書傳曰胄長子也謂卿大夫子弟也廣雅曰躡履也西都賦曰英俊之域爾雅曰僚官也

地勢使之然由

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

良曰金曰日碑張湯也珥插也善曰周書

湯曰吾欲因地勢所有而獻之列子俞氏曰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班固漢書金日碑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七葉自武

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董巴與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

武弁貂尾為飾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銑曰馮唐白首屈於郎署故云不見招偉奇也思歎

小人在位而君子在野善曰漢書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郎說文曰傳奇也荀悅漢元曰馮唐白首屈

署於邸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

向曰吾思自稱也希美也段干木偃息德義文侯過其廬而軾之諸侯聞之而

畏魏是謂魏之藩屏也善曰廣雅曰希庶也

下木已見魏都賦幽通賦曰干木偃息以蕃魏

吾慕魯仲連談笑却

秦軍

翰曰魯仲連適游趙秦將白起圍邯鄲魏將辛垣衍往說趙尊秦為帝仲連謂平原君曰魏客辛垣衍安在為君責而歸之及見垣衍垣衍再

拜謝曰吾請出不復敢言也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此謂談笑之間也善曰

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倜儻畫策而不肯仕官在職趙孝成王使白起圍趙魏

王使將軍新垣衍說趙尊秦昭

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耳

王為帝魯連適遊趙責而歸

善本作受賞高節卓不群濟曰秦軍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仲連辭謝

而不取賞也即有取者是謂賈人之事矣乃辭而去謂不為貴者所羈而能解

紛又不受所賞卓然與天下不群也善曰史記曰平原君欲封魯連終不肯受

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遺魯連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

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

而去班固說東平王蒼曰光名宣於當世也鄒陽上書曰不羈之士與牛臨組

驥同卓史記曰魯仲連好持高節遊於趙論語顏回曰如有所立卓爾

不肖綵

薛對珪寧

善本作不字

肯分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

曰

組綬綵繫分受璽印也言仲連視此猶浮雲之遠已也思以干木仲連繫已利物以刺貪失也善曰說文曰組綬屬也王逸楚辭注曰綵繫也禮稽命徵曰諸侯執珪解朝曰析人之珪將加之官必授之以印後仲連為書遺燕將燕將自殺田單欲爵之仲連逃海上再封故言連璽鄭玄周禮注曰璽印也論語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

赫赫美盛兒術衢皆道也竟盡也貴人所乘車朱其輪也善曰毛詩濟濟多士毛萇曰濟濟多威儀也吳質書曰陳威發憤思入京城毛詩曰赫赫師尹毛長曰赫赫顯盛貌西都賦曰冠蓋如雲廣雅曰術道也楊暉書曰乘朱輪者十人古詩曰長衢夾巷朝集金張館暮宿許

史盧向曰金田碑張湯之家許皇后父廣漢為平恩侯史良娣兄恭為樂陵侯此皆貴盛用事游士皆集宿其館廬也善曰漢書蓋寬饒曰上無

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金張已見上文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

高為樂陵侯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

善曰左氏傳曰鄭伯有夜飲酒擊

善曰左氏傳曰鄭伯有夜飲酒擊

鍾馬呂氏春秋曰帝馨令人擊磬
墨子曰彈琴瑟吹笙等磬或為鼓

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興寥寥

空字內

善本作中字

所講在玄虛

濟曰寂寞虛靜也揚雄素嗜酒人希至其門故云無卿相車輿也雄方草太玄經以

自守故云所講在玄虛也

善曰說文曰寂寂無人聲也漢書楊雄自敘曰雄

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廣雅曰寒深也空廓也楚辭曰閔空宇之孤于漢書

曰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管子曰虛无無形謂之道

言論准宣屋辭賦擬相如

良曰有人問雄雄常用法應之撰為法言以象論語故云准宣屋宣屋孔子也司

馬相如作賦甚弘麗雄心壯之每作賦常以為式故云擬相如善曰漢書曰

時有人問雄者雄常用法應之撰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又曰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以為式悠悠

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鏡曰雖至百代尚猶擅名於八方也思以雄儉約折以金張奢麗以激於當代也善曰論語曰其或

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魏志程昱曰劉備有英名

說文曰擅專也解嘲曰天下之士咸營於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

向曰皓大也靈景日景也神州京都也善曰廣雅曰皓明也傳玄三都賦曰白日

舒靈景於天地理書曰崑崙

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

韓曰紫宮天子所居處浮雲

浮島廣也 喜曰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 相峨峨高門內 謁謁皆

王侯 濟曰峨峨高門見謁謁盛矣 善曰廣雅曰我我容也我與峨同古字通

日謁謁 自非攀龍安荷為欬 計來游 良曰言我非攀龍附鳳趨競

善曰楊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 被褐出閭闔高步追許由 銑曰褐

衣閭闔國門也許由堯時隱居之士思惡世人趨競勢利將被褐出國門追許由

之迹而履之也 善曰家語子路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王何如子曰國無道

隱者可也晉宮闕名曰洛陽城閭闔門西向皇甫謐高士傳曰許由武陽

城槐里人修道冲虛學于齧缺許由為堯所讓由是退隱遜逃於中嶽下 振

衣于仞岡濯足萬里沐 向曰振衣濯足欲去世塵也 善曰手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 平聲協韻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哀

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 翰曰荆軻與高漸離及狗屠者飲於燕市酒

泣傍若無人 善曰史記曰荆軻之無與者狗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

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 雖無

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眇邈四海豪右何足陳

良曰荆軻與漸離後刺擊

秦王不成故云無壯士節觀其志氣亦與代殊此人高觀越四海之外豪右之人何足可陳也

善曰臣瓚漢書注曰邈絲邈也張衡四愁詩序曰豪右兼井之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言埃塵輕細也千鈞至重也二十斤曰鈞言君王雖貴軻將刺之物屠雖賤軻乃與飲事雖屬軻實思自謂也思疾當時貴者盡是小人故輕之賤者雖賤則有君子故重之

善曰列子楊朱曰貴非所貴賤非所賤齊貴齊賤

主父官不達骨肉還相薄

良曰主父偃曰臣結髮游學三十餘年身官不達而骨肉之親相薄也

善曰史記或說主父偃曰大橫主父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社預左氏傳注曰官仕也

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薄輕鄙之也史記曰君薄淮陽邪

買臣困糶米

善本作仇米糶字

儼不安宅

統曰朱買臣家貧常刈薪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數止買臣無謳歌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不能留仇

儼謂妻也位敵儼匹宅居也 善曰漢書曰朱買臣家貧常刈薪糶賣以給食 擔束薪行且誦書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無謳歌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

良曰荆軻與漸離後刺擊

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也今已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其
汝功力妻患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能何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左氏

傳曰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已不能陳平無產業歸來醫貧負郭向曰
底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伉敵也

家貧好讀書其家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醫依也善長
曰漢方言曰醫夢也郭璞曰謂蔽夢也音愛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

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翰曰卓文君既奔司馬相如相如與馳歸
璞曰貧窮也楚辭曰嗟寥廓而無處廣雅曰廓空也

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向曰言此上
奇偉而遺美業光於篇籍善曰班固說東平王

當其未遇時憂其四賢豈謂不
蒼曰遺烈著於無窮漢書曰吳起商鞅垂著篇籍

善本作填溝壑英雄有迹遺由來自舌昔何世無
在字

奇才遺之在草澤良曰自傷沈淪於此見志
忘在溝壑周易曰屯如遭如國語曰古曰在昔孫

子曰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

銑曰士居窮巷猶鳥之在籠皆不得志也習習屢飛兒落落踈寂兒抱影猶隱身也善曰說文曰習習數飛也鷦冠子曰籠中之鳥空籠不出鄭玄毛詩箋云隅角也落落踈寂言士之居窮巷若鳥之在籠中也風賦曰廓抱影而獨倚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

向曰無通路謂時無道也枳棘有刺之木喻讒佞也善曰王仲宣七哀詩曰出門無所見孔叢子孔子山陵之歌曰枳棘充路陟之無緣計策

弃不收塊若枯池魚翰曰計策不見用塊然若涸池之魚善曰東方朔六言曰計策棄捐不收王逸楚辭注曰塊獨處貌

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濟曰寸祿斗儲雖至少此皆無之善曰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而無尋尺

之祿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古出東門行曰盎中無升米架上無懸衣說文曰顧還視也儲蓄也謂蓄積以待用也親戚還相蔑

友日夜踈良曰蔑輕也思疾時弃賢賤貧兼以自喻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蔑輕也莊子曰親友益踈蘇秦北游

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彫枯銑曰蘇秦自趙說六國使約從而并

相之後為齊客卿齊大夫與秦爭寵使人刺殺秦李斯入秦說秦王秦王拜斯為客卿後為丞相趙高譖殺之此者素皆貧賤之士俯仰之間而取榮寵旋而復見

彫殘也言人不可無位及其有位不欲過分咄嗟嘆詞也善曰史記曰蘇秦乃西至秦說惠王惠王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遂說六國蘇秦為從約

長并相六國後去趙之燕陽為得罪於燕而亡自燕之齊齊軍主以為客卿後
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又曰李斯西入秦說秦王後秦王以
斯為客卿又曰始皇以斯為丞相干世下斯就五刑其疾也俛仰之間
文章曰身有榮華心有愁悴蒼頡篇曰咄咄也說文曰咄驚也王弼周易注曰
咄憂嘆之辭
啐倉憤切
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栖一枝可為達
士模
向曰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取足而已不願節也此
則達士之模思言位過其才必為其咎
善曰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
一枝偃鼠飲
河不過滿腹

詠史詩一首 五言

張景陽

翰曰臧榮緒晉書云張協字景陽載之弟也兄
弟並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少辟公府後為黃
門侍郎因託疾遂絕人事協見朝廷貪
祿位者衆故詠此詩以刺之
善注同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群公祖二踈

踈廣為漢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太子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不亦善乎遂上踈乞骸上以為年篤乃許之加賜黃

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
看車數百兩辭訣而去藹藹盛皂東都門長安東門也祖祭也凡送行而飲酒
者假祭道為名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眾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孟子曰霸
者之民歡虞如也王逸楚辭注曰娛樂也娛與虞古字通用毛詩曰仲山甫出
祖鄭玄曰祖者行軼軌之祭也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良曰朱軒公卿車也金城

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供帳見下注長衢已見上文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

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銑曰簪冠簪也凡束髮為從官散髮為
賦曰散髮抽簪永絕一丘翁顏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孟

子曰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行人為隕涕

賢哉此丈夫向曰此丈夫即廣受也善曰漢書楊宣上書曰揮金樂
行道之人為之隕涕毛詩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座賓多財為累愚向曰廣既
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廣所愛信老人曰子

孫欲及君時頗立產業今日飲食費且盡願丈人勸說買田宅老人以間為廣

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耄不念子孫哉使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
過人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宗族共饗其賜盡吾餘日不亦可乎隕墜

揮散儲積也 善曰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歲暮喻年老也詩曰蟋蟀在堂
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說文曰顧還視也古詩曰西坐
莫不嘆漢書曰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明春秋為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亦
以賢良為太子家令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功成
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
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
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訣而去道路觀者
曰賢哉二丈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
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受信者曰子孫幾及
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是老人即以
閑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
財則益其過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
即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皆以壽終累猶負也累愚為過者之累也

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

此蟬見客君紳宜見書

翰曰蟬見客謂貴盛者紳大帶也宜書二疎

曰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史記魯仲連與燕將書曰葉與三王爭流名與天
壤俱弊說文曰咄相調也蔡邕獨斷曰太尉已下冠惠文侍中珥貂蟬論語曰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
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覽古詩一首 五言

盧子諒

濟曰徐廣晉紀云盧諒字子諒范陽人也有才理善屬文西晉之末天下喪亂北投劉琨琨以

為從事中郎後為賊匹磾別駕嘗覽史籍至蘭相如傳觀其志思其人故詠之 善曰徐廣晉

紀曰盧諒字子諒范陽人也有才理顯宗徵為散騎常侍段末波愛其才託以道險終不遣之

末波死諒依石季龍冉閔

誅石氏諒隨閔軍遇害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來求市厥價徒空言

良曰和氏璧天下所傳寶趙惠文得之秦昭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而實不欲與城故云其價是空言也 善曰蔡邕琴操曰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

王得瑀氏璧故以貢於趙王於是趙明光奉璧之趙瑀古和字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共傳寶也史記曰趙惠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

以十五城易璧史記漢王曰空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 平簡

手備行李圖今國命全 銑曰將與秦璧而不與趙城是見賣也不與秦璧則知在趙是致患也故簡才使秦

以全國命 善曰史記曰趙王得秦王書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與秦壁
成恐不可得而見欺欲勿與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令報秦者未得毛萇詩
傳曰將且也見賣謂將賣己也爾雅曰簡擇也左氏傳燭之武謂秦伯曰行
李之往來供其乏困林預曰行李使人孫卿子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

蘭生在下位縵子稱其賢

向曰官者令縵賢曰臣舍人蘭相如可
使王召而使之 善曰周易曰在下位

而不憂家語曰顏申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奉辭馳出境伏軾徑入關

翰曰軾車上橫
木入關入秦也

善曰史記曰趙王遂令相如奉和璧西入秦尚書曰奉辭罰罪鄭
玄禮記注曰辭信語也莊子曰宣屋伏軾而歎曰由之難化也

秦王御

殿坐趙使擁節前揮袂睨金柱身主要俱捐

良曰趙使相
如也秦王坐

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大喜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曰璧有瑕請指
示王王授璧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意與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

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乃持璧睨柱欲以擊之封王恐其毀璧乃辭
謝請以十五城與趙而後使相如就館揮奮睨視也捐毀弃也 善曰毛萇詩傳

曰御進也鄭玄禮記注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今趙使者擁節也說文曰揮
奮也燕丹子曰荆軻拔匕首擲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然銅有金故稱曰金柱

連城既偽往荆王亦真還

濟曰相如度秦詐偽為與趙城而實不
可得乃使從者衣褐裹其璧亡歸于趙

連城謂十五城荆王謂和氏璧也善同濟爰在澠池會二主剋交

歡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向曰秦趙會於澠池秦昭王欲恃其疆相如折挫其端善曰爾雅

曰爰曰也史記曰秦王欲為好會於澠池趙王遂與秦王會澠池又曰嚴仲子謂聶政曰故進百金者得以交足下權漢書曰郭解入關賢豪交歡史記曰秦

武王死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列子曰不猶愈於負其力乎此目在血

下雪沾襟怒髮上衝冠翰曰相如怒而目皆血下髮上衝冠善曰說文曰皆目眦也列士傳曰朱亥瞋目視虎皆裂衣血出

滅虎髮上衝冠已見上注西缶終雙擊東琴不隻彈濟曰酒酣秦王謂趙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

趙王為之鼓瑟相如前迫曰趙王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瑟秦王怒不許相如前進曰五步之內請以頸血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吐之左右皆靡

秦王不懌為之擊缶實鼓瑟而言琴者捨生豈不易處死誠獨難良文之失矣善曰西缶東瑟已見西征賦

捨生而死者蓋易也處死地而能立事難也而相如能矣善曰稜威章臺幽通賦曰捨生取誼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言處死者難也稜威章臺

顛彊禦亦不干銑曰謂相如奉璧入秦時也稜猶奮也彊禦謂秦也善曰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懾于鄰國毛詩曰不畏

史記曰蔣相怒髮上衝冠條教業於曰少者負壯氣耿介立衝冠

疆禦孔安國尚書傳曰下犯也屈節邯鄲中俛首忍迴軒向曰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頌曰

相如素賤人吾著不忍為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望見頗引車避匿此為屈節也邯鄲都也俛低軒車也善曰家語子貢曰夫子欲屈

節以救父母之國節猶操也康公何為者音愆荊謝厥僞音愆白君與廉君同位廉君多

置惡言而君畏匿且庸人尚著之況將相乎對曰吾不畏秦王豈畏廉將軍哉顧獨念疆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存也今兩虎鬪勢不俱生所以為

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內袒負荆至相如門謝罪曰鄙人不知將軍之至此厥其僞過也善曰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尚書曰

思免厥僞言孔安國智勇冠當世善本作弛張使我歎平聲濟曰相尚書傳曰僞過也

世弛解也下廉頗為解折秦王為張也誠可歎美之我謹自稱也善曰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

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說各致令也謂情有可托吟歎而歌詠

張子房詩一首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姚泓新立關中亂義熙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師進討軍頓留項

城經張良廟也

謝宣遠

良曰晉孝懷高祖北伐是張良廟毀乃脩之并命諸人為詩瞻時為豫章太守適以和此雖是和詩

而實詠之善曰王儉七志曰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詩瞻之所造冠于一時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

銑曰亡國之音哀以思謂周之將亡蕩然無網紀文章也善曰毛詩序曰關雎麟

趾之化王者之風又曰亡國之音哀以思毛詩曰顧瞻周道又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網紀文章

上洛易

去隆替與亂

罔不亡

右曰隆盛替廢也周公卜洛而都之以為有德易以盛無德易以廢至復興於亂道無不亡之者而周子孫有之是以亡也善曰尚書

曰子朝至于洛師卜澗水瀍水惟洛食韋昭國語注曰替廢也漢書婁勃說高祖曰昔成王即位乃營成周都洛以為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

亡又劉向上疏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

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二十殤

翰曰力政謂秦以力為政也吞取九

鼎而伐周也橫死曰殤孔子過太山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使子貢問之曰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孔子曰小子志

之苛政猛於虎也秦之苛法天下怨之其暴甚於此三殤也善曰力政謂秦也墨子曰反天意者力政也如淳漢書注曰王室微弱諸侯以力為政相攻伐

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

自心肩纒民忠靈鑒集朱光

濟曰天下苦秦猶終日

禮記曰苛政猛於虎

重而行息其肩者也故神靈下鑒漢高之德而集之漢火德故云朱光纏結也善曰東京賦曰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漢毛詩曰天鑒在下有命既集曹植離友詩曰靈鑒無私賈逵國語注曰鑒察也南都賦曰輝朱光於白水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

良曰伊人謂子房與王謂漢高也言人代天理官子房感此而扶翼興王使成帝業工官聿疾也善曰毛詩曰所謂伊人感猶應也尚書咎繇曰無曠庶官天

工人其代之也詩曰聿來胥宇孔安國尚書傳曰聿遂婉婉幙中畫暉暉也陸機遂志賦曰扶興王以成命延衰期乎天祿

善本作天業昌銑曰言子房運策於帷幙之中使漢高帝業昌盛也婉婉美輝字兒暉暉明兒善曰婉婉和順貌也漢書高祖曰運籌於帷

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易曰靈圖曰攝鴻門銷薄博蝕垓下隕撓楚搶

天之業使之理鄭玄曰天業得其理

七將協韻向曰薄蝕撓皆喻項羽至鴻門急擊沛公項伯夜馳告良良與伯見沛公公曰早自來謝沛公翌日從百餘騎見羽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使擊沛公公從間道還軍使良留謝後漢王追羽至陽夏漢王謂良曰諸侯

不從奈何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遂滅之皆良之力也凡日蝕不於晦朔者名薄蝕星為撓撓皆鉅亂不順之事隕猶落也善曰薄蝕撓皆喻羽也京

房易飛候曰凡日蝕皆於晦朔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爾雅曰彗星為撓撓

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

問良良曰陛下所與為仇者為誰曰

雍齒良曰請先封雍齒上從其計諸將聞之皆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此謂
爵仇也又勸上立蕭相國故云建蕭宰晏劭說曰陛下都洛陽不如入關良因
勸上入長安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是謂定都又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
如意呂后恐以問良良為畫計得不易太子故云護諸皇也善曰爵仇謂封
雍齒也已見幽通賦漢書曰良從上出奇計及立蕭相國音義曰何時未為相
國勸高祖立之漢書定都護太子並同翰注云疎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

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濟曰良嘗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

是夜半老父至甚喜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及明視其書乃太公兵法
天下既定良曰願并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乃學道欲輕舉肇始允信幽神

也老父言良始信契合神交為王者師及其功成是欲輕舉將乘雲翻飛指于
帝鄉帝鄉謂崑崙山天帝居處善曰言初即合契幽叟晚乃遊心帝鄉莊子

曰華封人謂堯曰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毛詩曰肇
允彼桃蟲翻飛維鳥鄭玄曰肇始也允信也薛君韓詩章句曰翻飛貌惠心

奮千祀清埃播無疆良曰良以明惠之心為漢畫計奮於千載之上

曰周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清埃猶塵也李神武睦之二正裁成被

八荒銑曰神武謂宋高祖睦親也三正天地人之政言宋高祖躬親三正之
道裁制成理德被八方善曰神武謂宋高祖也尚書益曰帝德廣運

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孔安國尚書傳曰睦和也漢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漢書曰監八方被八

荒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向曰易云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慶霄慶雲也皆以喻宋高祖

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即河陰也堯見四子汾水之陽宵然喪其天下焉謂高祖之德可以照舜河陰覆堯汾陽言皆過之燭照薄覆也善曰明兩慶霄皆

喻宋高祖燭幽明也薄猶輕易也河陰汾陽堯舜二帝所居也以高祖譬舜則高祖光明又以方堯則堯可輕薄也鄭玄曰明兩者取君明上下以明德相承其

於天下之事無不見也鑾旌善本作旌字歷頽寢飾像薦嘉嘗翰曰鑾旌車駕旌旗也言宋高祖歷

良廟見頽毀寢廢更使飾其形像而祭之薦進也嘗設祭名也善曰宋略曰大軍九月次彭城鑾旌也公羊傳秋祭曰嘗聖心豈徒甄

惟德在無忘濟曰言宋高祖之意豈徒表飾此廟而已乃思良輔翼漢祖故復為之是不忘祖德矣宋高漢後也甄表也善曰大戴禮曰神明自得

聖心備矣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陸機高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死作起

揆度也子謂子房也周行前宋也言死者可起之而今仕度良之意亦慕我宋朝善曰逝謂死也死者可起之而今仕度子之志亦慕此周行周行喻宋也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遊

於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善誰與歸毛詩曰嗟濟濟屬車士粲粲翰墨場銑曰我懷人真彼周行毛萇曰行列也周之列位濟濟屬車士粲粲翰墨場濟濟

美兒屬車後車也言宋祖後車之士皆文意之士是翰墨之場故能詠良也善曰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乘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賓戲曰婆娑乎術藝之場項公曰場圃

講經藝之所 替夫達盛觀竦踊企一方 向曰瞻自謂替之夫不得觀此盛觀但竦踊企望而已瞻時在豫章故云一方

善曰替夫宣遠自謂也毛萇詩傳曰達離也莊子叔連曰替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說文曰企舉踵也毛詩曰相怨一方 四達雖平直蹇步愧

無良 翰曰四達謂衢也言天下有這衢路平直瞻自愧蹇跛無良才以游此瞻之謙詞善曰禮記曰周道四達尚書曰王道正直孔安國曰王道平直也說文曰蹇跛也左

氏傳曰孟軻之足不良能行毛萇詩傳曰良善也 餐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 濟曰瞻自謂微人而守遠郡由餐和氣遂復忘

此但以舉目延首詠太康之道善曰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郭象曰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微遠亦自謂也阮瑀止欲賦曰飲延首以極視魏明帝野田黃雀

行曰四夷重譯貢百姓謳吟詠太康琴操伍子胥歌曰庶此太康皆吾力兮

秋胡詩一首

五言

顏延年 良曰魯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去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

下車謂曰吾有金願以贈夫人婦人曰嘻妾採桑奉二親不願受人之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

婦晚而至乃向來採桑者婦曰子辭親往仕五年乃還而悅路旁之婦人解子裝金以與之而忘其母是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走投於河而死延年詠此以刺為君之義不固也

倚於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

倚亦梧類鳳皇常棲之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遂生黍也言倚梧之樹常傾枝以候鳳寒谷之地待人以吹律亦猶影之與響物而應之雖自遠而至因相匹偶此言夫婦之義相感而合懷猶顧也善曰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又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曰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驚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也言倚梧佇鳳鳥之來儀寒谷資吹律而成煦類乎影響豈不相思故夫婦之儀自遠相匹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婉彼幽閑女作

嬪君子室善曰毛詩傳曰婉然美兒又曰窈窕幽閑也爾雅曰嬪婦也

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日善曰志節高峻過秋霜之厲明惠豔淑等朝日之美侔等也善曰貞猶連也

傳立有女篇曰容華既以豔志節擬秋霜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詩曰東方之日彼姝者子在我室芳菲君子曰時人言所說者顏之盛美如東方之日嘉

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

其一

濟曰偶此嘉會故欣願畢矣欣喜

燕居禾及歡

善本作好

良人顧有違

良曰燕安也秋胡娶後五日而行故云安居未及歡婦謂夫曰

良人違別也

善曰毛詩曰或燕燕居息又曰妻子好合孟子曰良人出必厭酒肉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鄭玄毛詩箋曰顧

也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

銑曰巾布衣之服綬職事所服千里謂陳國王者所起故曰王畿

善曰巾處士所服綬仕者所佩今欲官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東觀漢記曰江革養母幅巾屐履漢書蕭育與朱博為友長安諺曰蕭朱結綬言其相薦達也

秋胡仕陳而曰王畿詩緯曰陳王者所起也

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

向曰昧未也言未明而戒徒者早起

使左右相依而行

善曰易歸藏曰君子戒車

驅車出郊郭行路正

威遲

翰曰威遲歷遠之貌

善曰古詩曰驅車策駕馬毛詩曰四牡騤騤周道倭遲毛其曰倭遲歷遠貌韓詩曰周道威夷其義同倭於危切

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

其二

善曰蘇武詩曰生

嗟余怨行

役三陟窮晨暮

濟曰余謂秋胡稱也怨歎此行役也三陟謂詩云陟彼崔嵬又云陟彼高岡又云陟彼砠矣言為登山陟險窮

盡晨暮 善曰毛詩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又曰陟彼崔嵬嚴駕越風

寒解鞶鞶左氏傳太叔曰跋犯霜露良曰嚴駕整駕也解鞶息駕也善曰楚辭曰嚴車駕

涉山川蒙犯霜露 原隰多悲涼迴飈卷高樹善曰宋均春秋離

獸起荒蹊蹊鳥從橫去善曰阮籍詠懷詩 悲哉游官子勞

此山川路其三善曰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中之 超遙行人遠

宛轉年運徂良人為此別日月方向除銑曰徂往除盡也善

焉薄又曰愁脩夜而婉轉莊子老聃曰子年運而往矣將何以戒我哉李陵詩

曰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毛詩曰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毛萇曰除陳生新曰

除鄭玄曰四月為孰知寒暑積倮俛見榮枯向曰倮俛猶須臾也善曰

寒白露生庭蕪其四翰曰蕪草也 善曰陸機青青河畔草詩曰空

房來悲風騰賦曰正于坐鳴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

載興宋王諷賦曰主人女歌曰歲已暮兮日已寒爾雅曰蕪草也勤役從歸願返路遵山河濟曰

入仕歸願謂復昔善本作秋末素今也歲載華良曰未素謂木未落載華

謂草先已榮蟬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善曰毛詩曰蟬月條桑又曰蟬蟬者蠅烝在桑野阮籍詠懷詩曰蟬

李相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銑曰佳人即秋胡妻也窈窕美兒

名子薛君韓詩章句曰窈窕窈貞專貌說文曰援引也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其五向曰

誰不顧故秋胡停駕而觀弭按也中阿路之曲也善曰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知傾城國佳人不冉得楚

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鄭玄毛詩箋曰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王逸曰弭安也年往誠思勞路善本作遠闊

音形雖為五載別相與昧平生翰曰閑猶異也昧平生言不相識也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

日往曹子建答楊德祖書曰思子為勞陸機贈顧孝先詩曰形影曠不接所說聲與音音聲日夜闊何以慰吾心廣雅曰昧闇也五載之別雖久論情無客不

識直為先昧平生所以致謬孔捨車遵往路鳧藻馳目成濟曰安國論語注曰平生猶少時也秋胡

望其妻而前如鳬鳥得水草歡躍而進將以目擊翼成其心捨并遵從也藻水草也善曰周易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往路所來從之路也李陵詩曰行人懷往路班彪異州賦曰感鳬藻以進樂兮楚辭曰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日成王逸曰獨與我睨而相親成為親也南金山豈不重

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此金玉聲其六 濟曰南金雖重執義不受密絕之

義也善曰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路南金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也潘岳從姊誄曰義心清尚莫之與鄰調猶辭也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高節難久淹竭綺來空復辭良曰婦既志高故難久留竭去也空

母乃作詩以砥礪女之心高其節劉向七言曰竭來歸耕永自疎王逸楚辭注曰竭去也遲遲前途盡依依造門

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銑曰遲遲行兒造至也至門基謂及

還所以問何之善曰閑居賦曰太夫人在堂蘇亥織女詩曰時來嘉慶集室妻之所居女史箴曰正位居室楚辭曰浮雲兮容與導余兮何之

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翰曰妻自采桑而歸也桑榆時言日暮也善曰物色桑榆言日晚也東觀漢記光武

曰日出之東隅收之桑榆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其亡 濟曰美人亦妻也

善曰楚辭曰美人皓齒嫋以嫋

有懷誰能已

聊用申苦難

善曰妻既恨之聊述其

干衛靡日不思

離俗殊年載

一別阻河關

春來無時豫秋

至恒早寒

銑曰豫悅也

善曰楚辭曰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兮

明發

動愁心閨中起長歎

平聲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

慘悽歲方

晏日落游子顏

其八

向曰每及歲暮常悽慘煩憂恐秋胡顏貌日就

情之慘悽在乎歲之方晏日之將落愈思遊子之顏楚辭曰歲既晏兮孰華鄭玄毛詩箋曰万向也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

高張生絕

絃聲急由調起

翰曰以琴瑟為喻也高張必致絕絃立節有以盡命聲

善曰高張生於絕絃以

喻立節期於效命聲急由乎調起以喻辭切興於恨深楊雄解嘲曰弦者高張急微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瑟欲下聲演連珠曰繫會之音生乎絕絃說苑曰應

侯與賈子坐聞有琴聲應侯曰今日琴一何悲賈子

自昔枉光塵結三言

固終始如何久為別百行愆

善本作

諸已

濟曰愆猶失也善曰繫欽與魏文帝牋

曰冥事速訖旋待光塵公年傳曰結言而退楚辭曰解佩纆以結言周易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孔熾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飭百行也杜預左氏傳汪曰僞言失也論語曰君
子來諸已
君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
良曰皆俱沒齒年也言
曰家語孔子曰淫亂者生於男女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
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夫婦之義也論語曰沒齒無怨言
愧彼行露詩
甘之長川記
其六
銑曰詩序云疆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詩曰厭浥
水涯也
善曰貞女不犯霜露而違禮而我貪生以棄義比之為劣故有愧焉
毛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鄭玄曰豈不知當早夜成婚禮謂道中
之露太多故不行耳爾
推曰水決復入河為記

五君詠五首

五言
向曰延年領步兵好酒踈誕不能斟酌當時劉謚言於彭城王出為永嘉太守延

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述竹林七賢以自喻山濤王戎由貴盛也遂黜而不收
善曰沈約宋書曰顏延年領步兵好酒踈

誕不能斟酌當時劉謚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

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為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

曰韜精曰沈飲誰知非
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

顏延年

阮步兵

翰曰阮籍為步兵校尉
善曰袁宏竹林名士傳曰
阮籍以步兵校尉缺厨中有數斛酒乃求為校尉大

將軍甚
奇愛之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

銑曰淪沈洞深也
善曰廣雅曰淪沒也
識心之別名湛然不動謂之心分別是非

謂之識廣雅曰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
良日照光也籍沈醉終
鑒照也洞深也

詞皆諷喻寓寄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籍拜東平相不以政事為務沈醉日
多善屬文論初不苦思率爾便成作五言詩詠懷八十餘篇為世所重班固漢

書述曰寓言淫
麗託諷終始

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眾

濟曰籍游蘇門蘇門山
有隱者籍對之長嘯清

風寥亮故謂懷人籍嫂常歸相見與別忽以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邪所以驚
眾也
善曰魏氏春秋曰籍少時常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籍從與談太

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
響自蘇門生適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毛詩曰嗟我懷人

孫盛晉陽秋曰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與別或以禮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邪嵇康司馬長卿讚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賈逵國語注曰越倫也物故不可論塗窮能無慟銑曰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口不評論臧否人物當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此延年自託以為塗窮者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發言玄遠口不評論臧否人物魏氏春秋曰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嵇中散

良曰嵇康為中散大夫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

翰曰餐霞仙者之流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嵇康性不偶俗呂氏春秋曰沈君

靈謂孫以教曰耦世接俗子不如我食霞謂仙也楚辭曰漱正陽而含朝霞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呼吸沆瀣食朝霞

形解駘默仙吐

論如凝神

濟曰南海太守鮑靚通靈之士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靚室有琴聲而問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叔夜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迹示終而實尸解則形解也驗此則康默然而仙矣文康著養生論則

可謂知凝神之道也善曰顧凱之嵇康讚曰南海太守鮑靚通靈士也東海

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迹示終而實尸解相子新論曰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示

民有終孫綽嵇中散傳曰嵇康作養生論入洛京師謂之神人向子期難之不
得屈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凝耶象曰行若曳枯木心若聚死
友是其神凝也立俗迂故流議尋山冷隱論良曰康非湯武薄周孔
廣雅曰凝定也

烈二百三十八歲康甚愛之數共入山游戲是則冷隱論也善曰竹林七賢

論曰嵇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迂世爾雅曰迂逆犯也非有先生論曰欲聞流

議神仙傳曰王烈年已二百三十八歲康甚愛之數與

共入山遊戲採藥相子新論曰天神人五二曰隱論鸞鳥翮有時鍛拜

龍性誰能馴銑曰鍛殘馴擾也皆以喻康亦復自謂善曰嵇康別傳曰

許慎曰鍛殘羽也左氏傳曰劉累學擾龍于

豢龍氏服虔漢書庄曰擾馴也鍛所例切

劉參軍

向曰劉伶為建威參軍善曰袁宏

竹林名士傳曰劉靈為建威參軍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翰曰言伶懷情不發以滅聞見猶閉

充情欲俱閉既無外累故聞見皆滅藏榮緒晉書曰靈潛嘿少言老子曰善閉

者無關鍵而不可開王弼曰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鍵繩約而不可開

解說文曰懷藏也莊子廣成子曰目無

鼓鍾不足歡榮色豈能眩

戶徧切 濟曰眩惑也謂聲色不入 善曰夫鍾鼓以悅耳榮色以悅目今聞

見既滅聲色俱喪故鼓鍾不足以爲歡豈榮色之能眩也賈逵國語注曰眩惑

也 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 銑曰韜藏精光也沈飲耽飲也荒廢之

善曰廣雅曰韜藏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臧榮緒晉書曰伶常乘鹿車攜一

壺酒尚書曰秦和沈湎于酒孔安國曰沈謂醉冥也毛詩曰好樂無荒鄭玄曰

荒廢 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 向曰當作酒德頌雖曰短章情自

亂也 才延年自解將同此美 善曰頌酒即酒德

頌也袁詡中心也蒼頡篇曰衷別外之辭也

阮始平

翰曰阮咸爲始平太守 善曰袁宏竹林名士

傳曰阮咸字仲容籍之兄子也與籍俱爲竹林

之遊官止 始平太守

仲容青雲器實真生人

善本 秀 翰曰咸字仲容青雲器高太者也 秀美也 善曰青雲言高遠也史

記太史公曰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 達音何用深識

微在金奏

濟曰咸唱議荀勗所造樂聲高則悲之國之音哀以思金聲不 合雅頌非德政中和之善必今古尺有長短所致後掘得古銅

尺度之今尺短四分此謂識微也金奏謂鍾磬也善曰傳暢晉諸公贊曰中
護軍長史阮咸唱議荀勗所造樂聲高則悲之國之音哀以思今聲不合
雅懼非德政中和之善必古今長短之所致後拙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壞以
此尺度於勗今尺短四分時人明咸為解班固匈奴傳贊曰遠見識微周官曰
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杜預左氏傳注曰擊鍾而奏樂
則過絕於人太原郡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山濤曰咸若官人之職必妙絕
於時期見也善曰名士傳曰阮咸哀樂至到過絕於人太原郭奕見之心醉
不覺歎服列子曰有神巫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
曰迷惑其道也山濤啟事曰咸若在官之職必妙絕於時鄭玄毛詩箋曰期見
也屢薦不合官善本一麾乃出守銑曰山濤薦咸為吏部郎三上武
遷咸為始平太守麾指麾也此亦延年自喻善曰曹嘉之晉紀曰山濤舉咸
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能用也尚書曰學古入官麾指麾也言為勗所指麾也
傳暢諸公讚曰勗性矜因
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

向常侍

向曰秀為散騎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

翰曰甘好也淡薄清靜也毫素筆紙也謂秀志於著述延年自喻好文也善

曰說文曰淡薄味也賦曰唯毫系之所擬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濟曰好玄謂秀讀書鄙賤人所

解說章句善曰謂注莊子也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指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王逸妍蚩曰窮聖人之秘奧測六義

之淵玄王逸楚辭注曰鄙取也漢書曰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

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鴻鳳鳥之美者故以喻焉善曰向秀別傳曰秀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子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

之費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歸鴈載軒軒飛貌張衡髑髏賦曰星回日運鳳舉龍驤

良曰秀嘗與嵇康寓居河內山陽後經山陽舊居因聞笛作思舊賦流連淚流

良曰秀嘗與嵇康寓居河內也惻愴悲傷也山陽賦則思舊賦也善曰漢書班伯曰式諄大

雅所以流連也服虔曰荒樂也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

河內向秀相友善遊於竹林思舊賦曰濟黃河以汎舟經山陽之舊居

詠史詩一首

鮑明遠

五言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

銑曰五都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三川

河洛伊也皆邑居豪華

善曰漢書王莽

善曰漢書王莽

善曰漢書王莽

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苑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鄭玄尚書
大傳注曰矜夸也漢書曰班壹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戰國策云張儀曰爭

名於朝爭利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此有

百金之子不死於市者明經術而取高位善曰史記陶朱公曰吾聞千金之

子不死於市漢書夏侯勝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
拾地芥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翰曰甍屋簷也若魚鱗之相次善

曰飛甍舛互李尤辟雍賦曰攢羅鱗次仕子票華纓游客竦輕轡明星辰未稀

軒蓋已雲至濟曰未稀尚多也雲至如雲之至也善曰七啟曰華組
之纓楚辭曰竦余駕乎入冥廣雅曰竦上也毛詩曰明星

有爛鄭玄曰明爛然也說文曰希跡也希與稀通說苑曰翟璜乘車載
華蓋田子方怪而問之對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尚書中候曰青雲浮至賓御

紛飈省宴華馬光照地良曰飈省衆盛貌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
御侍也吳質答東阿王書曰情踊躍於鞍馬寒

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善曰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應君平

獨寂寞身世兩相弃銑曰嚴君平卜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
以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是身與世相弃也

此詩獨美嚴公以誚當時奢麗 善曰言身棄世而不仕世棄身而不仕漢書
曰蜀有嚴君平卜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莊子曰夫欲
勉於形者莫如棄世則無累矣

詠霍將軍北伐詩

五言

虞子陽

向曰虞羲集曰羲字子陽會稽人七歲能屬文
始安王引為侍郎後遷征虜府記室參軍霍去
病為漢驃騎將軍以破匈奴羲慕之是以詠矣 善曰
虞羲集序曰羲字子陽會稽人也七歲能屬文後始安
王引為侍郎尋兼建安征虜府主簿
功曹又兼記室參軍事天監中卒

擁旌為漢將汗馬出長城

翰曰旌旌旌也汗馬謂馬出汗有功勞也
長城秦所築在北地 善曰班固涿邪山

祝文曰使節擁旌鉦人伐鼓漢書公孫弘曰臣
愚驚無汗馬之勞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

長城地勢險萬里與

雲平窮

善本作涼字

秋八九月虜騎入幽并

濟曰虜匈奴也幽并二郡
名 善曰宋子侯詩曰高

秋八九月白露
露變為霜

飛狐白日晚漸

善本作陰字

生

良曰飛狐地名漸海北海

名 善曰漢書酈食其曰距飛狐之口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塞名 羽書
漢書曰霍去病率師登臨瀚海如淳曰瀚海海名 文曰陰雲覆日

時斷絕刀彫斗晝夜燄 銑曰羽書徵兵檄也斷絕謂路有寇不通也
刀斗以銅作鏃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

故謂晝夜燄 善曰羽書即羽檄也楚漢春秋曰黥布反羽書至上大怒漢書
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刀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鏃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

行名曰刀斗今在 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旌 善本作旌字 向曰
樊陽庫中鏃音遙 墉城牆也蔽日言高

也 善曰周易曰乘其墉弗克攻杜預左氏傳注曰乘登也廣雅曰搏動也越
絕書曰楚王使風胡子歐冶子干將作劍曰太阿晉鄭聞而求之不得圍趙之

城三年不解於是楚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為之 雲屯士萃士
破敗史記曰陸賈寶劍直百金楚辭曰旌蔽日兮歇若雲

魚麗 六郡兵 翰曰雲屯如雲之屯萃聚也以智力之士士等聚之為
爪牙魚麗陣名六郡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

善曰陸機從軍行曰胡馬如雲屯穆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
也亦猶傳有七輿大夫皆眾聚集有智力者王爪牙也左氏傳曰主伐鄭鄭

原繁為魚麗之陣漢書曰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 胡笳關下思羌
射補羽林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

笛隴頭鳴 濟曰笳簫也起於胡笛起於羌思者其聲悲思隴山名 善曰
李陵書曰胡笳互動沈約宋書有胡漢舊籍笛綠有曲不記所

延年秋胡曰如何
久為別百行街諸
已孔撤才各曰季
者所品飭百行也

出長笛賦曰近骨都先自龍夏甲逐次亡精良曰骨都日逐皆匈奴

精失魂兒。善曰漢書匈奴有骨都侯又曰匈奴龍夏焉文王門罷斥侯甲

第始脩營銑曰匈奴既破故斥侯皆罷也去病有功而賜之甲第甲第謂

未嘗遇害又曰賜霍光甲第一區又曰上為霍位登萬庾積功立百

行成翰曰登升也十六升曰庾言粟多也善曰論語曰子華使於齊冉

長地自以人道有虧盈向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爾雅曰虧毀

也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良曰激楚歌舞也人既遷化故云高

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言樂衆並會復作激楚之聲也相子新論

閣上千載有雄名銑曰天子思其功德圖形貌於麟閣上雖千載後猶

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敘其姓名

百一詩一首

五言 善曰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

怪愕或以爲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又孫盛晉陽秋曰應璉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世多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璉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爲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興於此也

百一詩

應休璉

向曰文章錄曰應璉字休璉汝陰人博學好屬文明帝時歷官散騎侍郎曹爽多違法度璉爲

是詩以諷焉以刺在位者莫不怪愕獨何晏無怪也意者以爲百分有一補於時政 善曰文章錄曰璉字休璉博學好屬文明帝時歷官散騎侍郎曹爽多違法度璉爲詩以諷焉典著作卒文章志

曰璩汝南人也詩序曰下流應侯自誨也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初紂之不善不如是甚也是以君子惡居

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尚善曰論語曰名高不宿著自勿用受侵誣誣猶欺也

善曰韓子曰說之以名高史記曰灌夫亦得實善前者墮許規切善官去本作墮字

有人適我問良曰墮官罷官也閭里門也田家無所有酌善曰漢書楊惲書曰田家作苦蔡邕與表

醴林火枯魚公書曰酌麥醴燔乾魚欣然樂在其中矣問我何功德三

入承明廬銑曰承明謁天子待制處也善曰璩初為侍郎又為常侍又

張公云魏明帝在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然直廬在承明門側所以占之此土是謂仁智居此土

謂璩之閭里仁智謂有山水也善曰言今所占之土是謂仁智之所居乎亦

文章不經國筐篚無尺書善曰典論論文曰文章經國之大業新

文章不經國筐篚無尺書序孫叔敖曰府庫之藏金玉筐篚之囊

簡書說文曰筮篋筭也漢書曰廣武君曰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平

何等用而稱才學往往為人所歎譽也皆有人問詞也善曰言文章既避

不經國筮篋又無尺書乃用何等而稱才學往往而見譽問者之辭也

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濟曰避席離席也賤子璩謙稱空虛無也

邑稱賤子宋人遇周客慙愧靡所如石於梧臺之東以為大寶而藏之周

客聞而觀焉掩口盧胡而笑此燕石也與瓦礫不殊言周客知宋人非寶而觀

之有人知我無德而問之其於愧也不亦多矣皆諷朝廷之士有其位無其才

能不愧乎善曰言己妄竊崇班心常懷恥類宋人之遇周客慙愧而無所如

閼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

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革匱十重巾十襲客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

遊仙

游仙詩一首 五言

預左氏傳曰如從也

何劭祖

統曰臧榮緒晉書云何劭字劭祖陳國人也博學多聞善屬篇章初為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以處亂朝思游仙去世故為是詩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字劭祖陳國人也博學多聞善屬篇章初為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薨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栢

向曰亭亭高兒善曰古詩曰青青陵上栢劉公幹贈從弟詩曰亭亭山上松

亭亭高貌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彫落

善曰莊子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在冬夏青青爾雅曰柢本也集黃易林

曰溫山松柏常茂不凋落

吉士懷貞心悟物思遠託揚志玄雲際流目矚

巖石

翰曰吉士劭自喻也物謂松柏濟曰玄雲取其高也巖石取其固矚視也善曰尚書曰庶常吉士七啓曰抗志雲際思玄賦曰流目眺夫

衡羨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丘連翩御飛

鶴

良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後於緱山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

去善曰文子曰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上與道為友下與化為人張湛曰上能友於道友或為反呂氏春秋曰君子反以修德思玄賦曰續連翩兮

暖說文曰抗跡遺萬里豈戀生人善本作樂長懷慕仙類眇

御使馬也然心縣邈銑曰抗舉也縣邈遠兒善曰廣雅曰抗舉也楚辭曰

也邈遠也取字然心縣邈悲申署之抗跡王逸楚辭注曰縣縣細微之思也又曰

游仙詩七首 五言

郭景純向曰璞詩雖游仙意雜傲誕上下道德信遠乎哉善曰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

細銖纓紱食霞倒景餌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敘雖志狹中區而辭無俗累見非前識

良有以哉

京華游俠客山林隱遁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

朱門貴門蓬萊仙山名若如也善曰西京賦曰都邑遊俠張趙之倫莊子曰

徐無鬼見魏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久矣郭璞山海經注曰山居為棲又曰

遜者退也周易曰龍德而隱遜世無悶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故捨韜隱而赴王庭

藏養生而侍朱門矣史記曰李少君謂武帝曰臣常遊海上見安期生仙者通

蓬萊臨源挹清波陵岡掇都升美

音啼 良曰陵上掇拾莢草也

拾也本草經曰赤芝一名丹芝食之延年凡草之初生通名曰莢故曰升莢

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

日銑

靈谿谿名盤樂安何也仙人登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也

善曰靈谿谿名也

庾仲雍荊州記曰大城西九里有靈谿水雲梯言仙人昇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

梯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以取宋張

日

莊周為蒙漆園吏楚威王聞周賢使厚幣迎許之為相周笑謂使者曰亟去無汗我故云傲吏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楚王遂駕至老萊之門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之志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為人所制能免於患乎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而隱是曰逸妻

善曰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亟去無汚我列女傳曰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楚王遂駕至老萊之門楚王曰

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居亂世為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而隱

退則觸藩抵

其角言退而受困也將進於道德以保中正之美不可

於俗務就羸角之困者善曰進謂求仙也退謂處俗也周易曰九二見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

風塵外長挹謝夷齊

解曰夷齊伯夷也齊二人恥武王伐君之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璞將蹈於風塵之外不

夷齊守此小節故長挹謝之而去善曰左氏傳曰魯人之阜使我高蹈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說文曰謝辭別也史記曰伯夷救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

向曰青谿山名道士有道者善曰庾仲雍荊州記曰臨沮縣有青溪山山東有泉

泉側有道士精舍郭景純嘗作臨沮縣故遊仙詩嗟青溪之美

雲生梁棟間風出窓戶裏借問此

何誰云是鬼谷子

銑曰蘇秦學於鬼谷子今所言者璞假稱善曰史記曰蘇秦東師事於齊而習於鬼谷先生徐廣曰穎

川陽城有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自號鬼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谷之名隱者通號也

翹跡企顙陽臨

河思洗耳

銑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許由逃之潁水之陽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洗其耳翹高也企舉踵也言思慕此事

善曰廣雅曰翹舉也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潁川之陽陸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

而洗閭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

翰曰允為閭闔風水波渙然如魚鱗之起善曰閭闔風已見西京賦高

其耳

誘曰允為閭闔風周
易曰風行水上渙

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

善曰靈妃必迎也毛詩曰顧我

則笑鄭玄曰顧猶視也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莊子曰女商謂徐無鬼曰吾所以說君者吾未嘗啓齒用馬彪曰啓齒笑也

寒脩時不

存要之將誰使

良曰寒脩古之賢媒也存在也隆乘雲兮求采芝之所在解佩纈以結言兮吾今寒脩

善曰楚辭曰吾今豐

以為理王逸曰古賢寒脩而媒理也廣雅曰將欲也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

銑曰翡翠鳥名苕枝鮮明也善曰言珍禽芳草遞相輝映可悅之

善

甚也蘭苕蘭秀也

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

向曰綠蘿松蘿也陸機毛詩草木疏曰松蘿

善曰

蔓松而生枝正青毛詩曰葛與女蘿施于松柏毛萋曰女蘿松蘿也

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

情凌霄外嚼蕊挹飛泉

翰曰冥霄天也藥藥藥挹酌也善曰冥玄默也楚辭曰放遊志乎雲中

善

淮南子曰大丈夫乘雲陵霄與造化道遙魏文帝典論曰飢食瓊藥渴飲飛泉

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

煙濟曰赤松古仙人鴻鳥也

善曰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山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崦嵫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

下漢武內傳主母侍者歌曰遂乘萬龍輜駟騁時九野嵇康答鍾曰
僅全以栢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煙古白鴻頌曰茲亦取介矯翻紫煙

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善曰列仙傳曰浮丘公接

王子喬以上為高山說文曰拊也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神仙傳
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曰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

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龜鶴之壽皆千歲以比仙人也

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蜉蝣朝生而暮死養生要論曰龜鶴壽有千百之數
性壽之物也道家之言鶴曲頸而息龜隨匿而噓此其所以為壽也服氣養生

者法焉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向曰六龍日駕也不可頓而止之善

扶桑王逸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幸得延年壽也莊子黃帝曰陰陽時
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淮南子曰二者代謝外馳高誘曰代更也謝叔也

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翰曰

淮為蜃雀入海為蛤言此微禽尚自變化吾獨不能璞恨詞也善曰爾雅曰
感動也國語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龍龜魚鼈莫不能化

唯人不能哀夫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濟曰丹谿仙者所居騰升也雲螭龍也善曰魏文帝與論曰

夫生之必死成之必敗然而惑者望乘風雲與螭龍共駕適不死之國國即丹谿其人浮遊列缺翔翔倒景然死者相龍立壘相望逝者莫反潛者莫形足

以覺愧無魯陽德迴百令善本作三舍良曰魯陽公與韓蕢難戰也

之反三舍二十八宿一宿為一舍璞愧無此德迴日使反得駐臨川哀年其壽也善曰魯陽揮日見淮南子許慎曰二十八宿宿為一舍

邁撫心獨悲吒步訝切銑曰吒嘆聲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尚書曰日月逾邁孔安國曰如日月之並過儀禮

曰婦人拊心不哭吒歎聲也楚辭曰憂不暇兮寢食吒增歎兮如雷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游向曰逸輕霄天迅疾也言有仙者之資必好仙者之道善曰逸迅思拂霄及

遠遊以喻仙者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翰曰清源水源也增高也瀾大波也吞舟大魚

也言小水不能運吞舟之魚俗人不足知游仙之事善曰清源不能行運吞舟之魚以喻塵俗不足容乎仙者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方塘含清源楚辭曰谿

谷薪巖水增波韓詩外傳曰子思子曰夫吞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夜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汚世

劉植與臨海侯書曰
肅以素秋則正路
辭曰青春爰謝也

濟曰特達美兒珪璋明月雖寶也以闇投必恐懼不為今以仙道示俗亦猶此也善曰珪璋明月皆喻仙也言珪璋雖有特達之美而明月皆喻難闇投以喻仙者雖有超俗之譽非無捕影之譏禮記孔子曰珪璋特達德也先曰百鄉陽上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潛

怨青陽陵茗哀素秋

翰曰穎茗皆草木也生潛隱之處則青陽之不至生陵阜之上則哀素秋之早及言仙俗

殊事異宜與此相類善曰言世俗不娛求仙而怨天施之偏又歎浮生之促類潛穎怨青陽之晚素秋之早至也潛隱在幽潛而結穎也鄉潤甫

遊仙詩曰潛穎隱九泉女蘿糾高松義與此同爾雅曰春為青陽又曰若陵茗也素秋已見上文

悲來惻丹心零淚緣

纓沐

善曰悲俗遷謝故惻心流涕周易曰謂我心惻諸葛亮與李平教曰詳思斯戒明吾丹心淮南子曰雍門子以琴見孟嘗君流涕霑纓

雜縣

平寓魯門風煖將為災

良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

鳥獸恒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雜縣則爰居是也善曰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文仲之為政也今

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風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曰信吾過也賈逵注

曰爰居吞舟浮

善本作

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

見金銀臺

銑曰此中神仙爲之不安而排雲上出但見其金銀臺闕而已善曰吞舟之魚已見上文漢書齊威宣無昭使人入海求蓬萊

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白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

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

杯

濟曰陵陽子明容成公皆仙人也挹酌也丹溜石脂流出也揮以手揮也善曰列仙傳曰陵陽子明者鉅鄉之也好釣魚於涸溪釣得白魚腸中有

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抱朴子曰流丹者石芝赤精蓋石流黃之類也事見太一玉英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老子亦云老子師揮謂以手揮之神仙傳曰茅君學道於齊不見使人金案玉杯自來人前

娥揚妙音

洪崖領

五感其頤

良曰姮娥仙女也妙音謂善歌也洪崖古仙人也領動也聽合律故點其頤善曰

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而奔月許慎曰常娥羿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史記蘇秦曰妙音美人以充後宮洪崖已見上列子曰領

其頤則歌合律

升降隨長煙飄飄戲九垓

銑曰升降上下也九垓九天也善曰列仙傳

廣雅曰領動也曰奔封子者黃帝時人也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至于蒙穀之上見惟士焉盧敖仰視之乃與語曰唯敖爲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

之外者若敖而已今卒觀夫子於是始可與敖爲交乎士笑曰今子遊始於此而語窮六合豈不亦遠哉然子處此吾與子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居

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
中虛教視之弗見乃止
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
君兄弟四人皆

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次曰徵龍次曰商龍次曰羽龍父曰宮龍父與諸子同
仙在五方言此諸仙奇齡過此矣嬰孩小兒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齡年也

遁甲開山圖榮氏解曰五龍是右君也昆弟五人皆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木
仙也次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次曰宮龍土仙也

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孔安國論語注曰方比
方也釋文曰人物生曰嬰兒說文曰孩小兒笑也
燕昭無靈氣漢武

非仙才
良曰燕昭王使入海往蓬萊山求不死之藥終不能得故云無靈氣
西王母曰劉徹好道然形慢神穢雖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

善曰燕昭使人入海蓬萊已見
上文漢武非仙才見漢武內傳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復
善本**魄**
翰曰循環若循環而無窮也魄

也晦月盡也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禮記曰四時和而後月生是以
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尚書曰惟三日哉生魄孔安國曰十六日明消而魄去也

蓐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
濟曰春秋之月其神蓐收西陸秋也朱羲

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司馬彪續漢書曰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秋朱
羲日也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河圖曰立秋秋分月從

仙傳曰苦陵苦也
仙傳曰苦陵苦也
仙傳曰苦陵苦也

白道漢書云月有九行立秋秋分西從白道
左傳曰分同道謂春分秋分日月同道也
寒露拂陵若女蘿辭松

百良曰陵若即陵上草女蘿兔絲也緣於松栢為寒所拂將以萎死故辭而
去善曰淮南子曰斗指辛則寒露凌若只見上文毛詩曰鳥與女蘿施

于松栢毛萇曰鳥寄
生也女蘿松蘿也
薜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
銑曰薜蘿花也朝

名朝生夕死此皆比人生之短也
善曰潘岳朝菌賦序曰朝菌者時人以為
薜華莊生以為朝菌其物向晨而結絕日而殞毛萇詩傳曰蜉蝣朝生夕死

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
善曰外國圖曰圓丘山名奇草芝草靈液玉膏也

壽東方朔十洲記曰北海外有鍾山自生千歲芝及神草
靈液謂玉膏之屬也曹植苦寒行曰靈液飛波蘭桂參天
王孫列八珍安

期鍊五石
味仙者服五石之藥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曾青磁石
善曰

王孫列八珍以傷生安期鍊五石以延壽言優劣殊也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
哀王孫而進食檀曰食醫藥也王八珍之齊列仙傳曰安期生自言千歲抱朴

子曰王
石見上
長揖當途人
去來山林客
善曰當途人謂執事也揖謝也

制曰守文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山林已見上文孟子曰公孫丑
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趙岐曰當仕敗也

文選卷第二十一

金澤文庫

學子校寫進

永祿三年

庚申

六月七日

平氏政朝長

九華堂席六十一歲

加朱墨點 三安